

## 吳香生訪問

日期： 2010 年 1 月 29 日

時間： 下午 3:30

地點： 香港教育學院 B2-P-03

受訪者：吳香生女士(吳)

訪問者：梁操雅博士(梁)、陳嘉欣小姐(陳)

---

陳：首先第一個問題是，你在讀柏師之前的學習背景是怎樣的呢？中小學是在那裡讀的呢？

吳：小學嗎？其實我小時候是在長洲住的，所以你訪問郭樵亮的時候我也有同感的，因為都是鄉村地方嘛！之後就去了金文泰。

梁：小學是哪一家？

吳：小學是長洲漁會公學（後註：前身為漁民子弟學校），不過現在已結束了。

梁：是村校來的嗎？

吳：村校？也不算了，也算是很大的了，不過去年就結束了。那去了金文泰之後呢.....因為它是中文中學，就比較重視人文科學的，所以美術那些科目就比較強，那時候是靳微天教水彩的，而他是嶺南派的，所以會教一些花鳥，是比較容易學，和比較吸引人的，臨摹也比較容易，所以就在學美術方面比較有興趣了。那在我讀完中五的時候，是打算去考葛量洪的，但是考不上，那也沒有辦法了，所以我就再次回校多讀一年中六了，中六之後本來是兩條出路的，一是進中文大學，另一是進教育學院，因為我不是很喜歡當護士的，那所以我就選了教育學院這條路了，那中大是所有人都想要進去的，本來我是選中文科的，我比較喜歡讀中文但是這科就沒有給我面試，只是讓我面試中國歷史，但是我對中國歷史是沒有什麼興趣，那結果就去了柏立基那裡面試了，那很幸運的就進了柏立基教育學院了。

陳：那為什麼在你中五的時候想要投考葛師呢？

吳：是因為想一畢業便出來找工作，快點賺錢，那時候很多同學都去葛量洪，那我也想要去試試。

陳：完全不是因為.....何漆園當時在那裡教書嗎？

吳：不認識的，那時候完全不認識那裡的老師的。

陳：那你那時候考柏師是有什麼程序呢？

吳：其實柏師也有.....如果是術科的話呢，也是要考的。有人是唸體育的，這我就不行啦，我跳不起來。音樂呢，也要求懂得鋼琴，那時候我也不懂，那就沒有什麼科可以選了，那就只能選美術和手工了。那我一向對美術也有興趣的，於是就去面試美術了，那時候美術跟手工是分開的，而我又不是太喜歡手工。

陳：那面試的時候得內容是什麼？

吳：這我也不是很記得了，但是我記得那時候他們是很重視儀態的。所以之前一天我就特意向鄰居借來一件旗袍，打扮成成年的樣子，我看見當時的面試者全都是這樣的，對面試很重視的，穿得很整齊的，像是去見 BOARD 的樣子。

陳：那是按你想要選的科去報考的，而不是入學了才選科的？

吳：不是的。在之前它會先看你那科的成績怎樣，然後都是問一些問題，美術科好像是沒有考試的。

陳：那都是先填申請表，然後如果它覺得你的資格符合才叫你去面試這樣的嗎？

吳：首先是先填申請表，然後它會通知你去面試，那你就在一個特定的日子去面試了，我忘了是一次面試還是兩次面試，已經很久歷史了。

陳：那時候除了是術科要去面試外，其他的科目也要去面試嗎？

吳：這個我又不是很記得了，見了一個大 Board 之後，才去每一科的面試的。

陳：那你為什麼有不嘗試去多考一次葛師，而去考柏師呢？

吳：因為當時我們都知道那時候三間師範學校裡面，最好的是羅師，因為是英文學校來的，第二是葛師，第三才是柏師的，那時候因為都知道葛師都考不到，所以就找一間比較容易考進的，所以就去考柏師了。

陳：那時候讀柏師是什麼年制的，是一年制，還是兩年的？

吳：是兩年的。全都是兩年的。所以你看見我這本通訊錄，69 至 70 我是讀一年級的，那這個 70 至 71 就是二年級這樣了，我們有這些通訊。當時的同學是很好的，會紀錄一些東西，這個和校刊不同的，會紀錄同學之間的一些地址和電話。

陳：那你剛才說葛師是中五也可以考得，那中五和中六考進去的課程有不同的嗎？

吳：進去了的課程就沒有分別的，但是它是會算分的，中五的有多少分，中六的又有多少分，那當然中六是比中五的高分的，那所以如果有很多人競爭的時候，中六的就會有優勢了，像我那時候在中六的時候考柏師就比較容易了。

陳：那你那時候除了讀美術外，還會讀些什麼科目的呢？

吳：還有中文……我們是叫做一個 Major 的，那我的 Major 是 Art，然後也會讀中文，中文也是 Major 來的，那我還有一個 Minor 的，我的是英文。

陳：那就是說有兩個主修科和一個選修課？

吳：是的、是的。

陳：因為我們之前都有聽說過有雙選科的制度……

吳：你可以看見的，我們是有列出來的，選科有 A，B，C，是美術，中文，英文這樣。

陳：那上課的時間比例是不是有分別呢？

吳：好像是差不多吧？我沒有去算每科有多少課，總之有課就去上了。

陳：那之前都聽說過有必修課，如教育心理這些，都不會算進這三科裡面嗎？

吳：是的，不會的。這些是 Education 那邊的。我最記得那時候的院長是 Raymond Wong，王勵文，他是教 Phonetic，那我們便時常要去上英文拼音的科了。

陳：這個不是英文選修的內容？

吳：不是的，總之有一些課程，我們就去上了，那時候是王勵文院長任教的。

陳：那說起老師，那時候又沒有什麼導師或同學是你印象特別深刻呢？像你之前也說過謝江華老師把圖畫全都填黑了。

吳：這個你也記得吧！其實三科比較來說，是美術課的老師感情比較好，因為整天都見面，是謝江華，另外的是李國輝，是我們的主任，另外的也有的，當時這裡就沒有展示出來，還有鍾永文也有教我們的，是教版畫的。

陳：那同一科美術也有很多不同的導師。

吳：是的，他們是教不同的範疇的。至於同學方面呢，我們同學都很好呢，到現在這麼久，如果還在香港的那些還有七、八個都常常見面的。那最深刻的多是黃炳光這位同學了，因為他來的時候陶瓷就已經很好了，所以美術方面的成績是很好的。

陳：就是說在進柏師之前他就已經在學？

吳：是的，在進來之前他的修養就已經很好了，所以一進來他就是成績特別的好了，那我們都把它當成大哥一樣，當班長就不是他了，封秀珍就是我們的班長了。那畢業的同學當中有些就已經是校長了，有些就去了中學裡面當科主任，大部分的同學就和我一樣提早退休了。不過呢，就男同學比較小，我們全班就只有三個男同學。

陳：這個一班是指同一年入學的還是……

吳：是修 Art 的同學。

陳：那你剛說你有另外兩個主修課，那中文又怎樣呢？

吳：那就沒有那麼好感情的了，上課完了就走了。Art 的同學見面的時間就比較長，因為做 Art 的會在 Studio 留比較長的時間，所以感情就比較好一點了。

陳：為什麼要留那麼久呢？

吳：因為要趕功課，所以便要留在那裡做功課了，還有我們有時候會有去外面參觀，所以感情就比較好一點了。

陳：那也有不少功課了吧？

吳：功課就普通，有時候做不完就留下來做，或者回家做，但是不會多得很多的，都可以應付得來的。

陳：這個你們美術課的會有一張合照，那中文科的又會有另外的？

吳：中文科的，我們沒有拍的了，是中文組那些同學拍的了。你看這個是音樂科、縫紉科、體育科、英文科主修科的，是分開不同的科目的。不過那時候在柏師最有名的是音樂科。

陳：爲什麼呢？

吳：可能是三年制的關係，因爲那時候柏師是有三年制的。比如葛量洪是美術有三年制的，所以它的美術就是最有名了，所以它的音樂是比較有名的。那時我也不是美術學會幹事。

陳：那時有很多不同的學會？

吳：有數學學會，也有中文學會等等。

陳：那時候校舍是在哪裡？

吳：在紅磡碼頭圍附近的鶴園街。

陳：我看過資料都說鶴園街的環境和校舍都不太理想，你覺得怎樣呢？

吳：我也認同，不過當時對校舍的要求不大，例如有 studio 之類，對環境是否漂亮都不重要，足夠和能上課就可以。

陳：那你認爲裡面的設施如何？

吳：因爲主要是教創作，所以一般都沒有大型設施，比如說拉坯機都沒有的，多數做一些版畫。

陳：你剛才也說有陶瓷，那沒有拉坯機……

吳：手塑，都用人手製作。

陳：那有窯嗎？

吳：這個我不是很記得有沒有了，因為我都沒有留下柏師的作品，只留下了一些版畫。

陳：那你有沒有聽過有新校社的消息？

吳：沒有，我不知道在那一年搬去「馬騮山」，我是 71 年畢業，我都沒有理會那些消息了，只顧處理好目前功課就算了。

陳：附近的學校環境怎麼樣呢？

吳：交通很方便，不過沒有宿舍，學生要住在自己家裡。附近還有戲院，我記得另一組同學常常空堂去看戲，因為比較近，看完戲又回去上堂。

梁：國華戲院。

陳：附近有很多工廠嗎？

吳：那裡走遠一點就有工廠，不過不關我們的事。我們校舍外面有一個操場，是小學的校舍。我們會在那裡上堂，也不認為有甚麼問題。

梁：那時是在教師中心的位置嗎？還是聖提摩太的位置？

吳：對，就是在教師中心那裡，不是聖提摩太那裡。

陳：校舍附近是不是有發電廠，青洲英泥廠，聽說空氣質素很差？

吳：離校舍比較遠，差不多在聖匠旁邊。不過我最有印象就是影印很貴，那時那些蘭克斯洛要影印，要幾塊錢一張，可能因此沒有甚麼筆記。

陳：那學生會會有福利嗎？

吳：可以借錢，Grant, Loan 那些。

梁：有多少錢？

吳：忘了，總之都夠用，都夠交學費。

陳：你那時候有沒有導修課呢？

吳：沒有印象了，不過我記得在葛量洪就有導修，可能葛量洪的課程的結構較嚴謹。

梁：或者問一個問題，校舍那麼小，例如體育和美術的科目是不是需要有特別的房間給你們上課？對於這些設施你們滿意嗎？

吳：也不是，我記得只有一間 studio，圖畫畫完了就收起，接下來就教版畫，因為是謝江華教畫，鍾生教版畫，就比較記得。

梁：你記得最深的印象還有甚麼？

吳：謝江華把圖畫塗黑的哪些（註：謝先生只將自己的作品塗黑，因為他說創作只重視過程，而非成果）。

梁：不一定要美術科，這兩年內學習生涯裡面，最值得懷念的是甚麼？

吳：第一是同學呢，因為大家感情很好，現在也有聯絡，也有相同話題，因為大家都去做教師。除了同學和教師，其他都模糊了。

梁：那你讀多少科目呢？

吳：三科。

梁：實習呢？

吳：就是那三科。

梁：在哪裡實習呢？

吳：在觀塘官小那裡。

梁：在觀塘道附近那一間幾層高的嗎？

吳：對，因為我住在觀塘，所以會派我去附近的學校實習。

梁：你不是住長洲嗎？

吳：不是，我讀中學的時候已經搬出來了。接下來會去中學實習，我比較欣賞當時的學制，因為小學和中學都要教，是兩年制，比現在好，現在的學生要不就去中學，要不就是去小學，其實是可以彈性一點的，因為學到的知識他自己是可以融會貫通的，那就可以中學小學都教了，到了中學也不會給你太高班，多數都是中三。

梁：那中學是那一間？

吳：觀塘官立中學，現在改名叫觀塘功樂官立中學。實習也沒有甚麼大問題，主要是教 Art，學生很乖，堂數也不多。

梁：柏師有校服嗎？

吳：有的，你不見我捐了出來嗎？

梁：實習要穿校服嗎？

吳：我記得要穿得比較斯文一點，未必一定要穿校服。

梁：我想當時的文化跟現在的都很不一樣，那時候主要是長衫西裙。

吳：實習要不要穿校服我也忘了，要再去查。那時候每人要穿得很斯文的。

梁：你捐出來的是夏季，冬天的又如何？

吳：冬天就是有校褸，有校徽，是灰色的。

梁：葛師有一位葉梁寶祿，是管校風的，很嚴厲，那你認為那時候柏(師)的校風如何。

吳：沒甚麼特別管，都是這樣，就是普通上課、下課那樣子。

陳：你說中小學也要實習，那時間是怎麼安排？

吳：你是問多少個星期嗎？

陳：對。什麼時候去小學，去中學又是甚麼時候？



吳：一年班就是小學，二年班就是中學，實習時間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左右。

梁：來這裡我記得是一年班是五個星期，二年班好像是八個星期。

吳：是嘛，我都很喜歡實習，好像比較好玩一點。

陳：是不是每一堂也有老師來視導？

吳：有，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是每課寫教案的，老師不會說甚麼時候來，你上課的時候可能會見到老師坐在那裡，不像現在會早兩三天通知你，甚麼時候會到，總之每一堂也要準備得好一點。

陳：美術科也是這三位老師嗎？

吳：有四位的，還有一位彭展模（註：該為蕭始武）。

陳：那你們跟羅師葛師會不會有一些活動交流？

吳：比較少，我認為是有小小階級的問題，感覺上柏師是比較水皮。而且雙方也比較少去開會之類的交流。

陳：有沒有聯校運動會之類的活動呢？

吳：我也不知道有沒有，聯校美術也好像沒有。

陳：說起李國輝先生，之前看過一些文章，說柏師的校徽是他設計的，這方面你有沒有聽聞過呢？

吳：這我也沒有聽過，是不是他設計要問他自己才知道，他好像過年會回來香港，有機會可以訪問他是不是他設計(校徽)。但是按道理又應該不是他設計的，還是要問他才知道。

陳：因為我看 CIAO 那邊的客戶通訊就說是他設計的，而我自己也很感興趣就是葛師，羅師都是用回港督自己的家徽，那為什麼柏師又會那麼的特別用一個全新的形象呢？

吳：這個不知道，要靠你去查知道。

陳：所以如果可以找到李國輝先生就非常好了。

吳：好的，看看他會不會接受訪問，如果有機會可以一起去問他的。

陳：那你畢業以後的工作情況又是怎樣呢？有沒有再回柏師進修之類？

吳：柏師好像沒有什麼進修的，因為美術的三年制在葛量洪，所以多是回葛量洪進修的了。那我畢業後出來就教小學，教完了就讀 ACTE，1986 年（註：該為 1985 年）的時候就去了葛量洪。

梁：在哪裡教？

吳：那間又是已經結束的了，我在的那間叫香港在職教師訓練班……同學會學校，在秀茂坪的，教了兩年，之後我就轉了去藍田循道小學了。

梁：是現在的那間嗎？

吳：是，不過校舍就不是那間了，現在的是新建的。在那裡教了 9 年，之後就申請轉去馬頭涌，因為我想讀 ACTE，所以就要轉去政府學校。

梁：是嗎？ACTE 只是給政府學校的嗎？

吳：是的。是這樣的，主要有幾類的，有的是讀完了二年制，就直接讀三年制，另外的就是官立學校，因為它一定是要去中學的，那教完了官小就去官中這樣，但是津小就不能去津中了，就算是同一個教會都是不行的，我記得以前提過的，就算是循道會也是不行的，它們是各自為政的，所以沒有辦法我一定要轉去官小，我才轉了去馬頭涌，兩年之後我才去讀 ACTE。

梁：那讀完了 ACTE 之後，是不是就一定可以轉去中學？

吳：是一定要去的。因為是公務員嘛，它一定會派你去的，是任得它派的。

梁：那派了去哪？

吳：就派了去那個實用教育中心了。

梁：即是柏師的再前身？

吳：最前身？是嗎？不是的，它是在樂富華德學校對面的。

梁：那裡就是以前的老虎岩官小了。

吳：不是的，老虎岩官小是借它的校舍，借用了半年都沒有就搬去了，實用教育中心是全新的。

梁：不是在老虎岩官小的舊址那兒嗎？

吳：應該不是吧？我記得那校舍……是不是呢……你覺得是嗎？

梁：是的。

吳：是再從新裝修嗎？

梁：是的。

吳：那或者你說得比較對了。因為我記得呢那時候是黃大仙官小借校舍的，借了大概半年左右，然後就轉了過去，那間就是老虎岩官小？

梁：是的。

吳：但是它裡面的裝修全是新的，因為它只有三科，D&T，家政和 Art。

梁：那個實用中心由於是附近的學校沒有設施，所以就以排時間表的形式，讓學生到那兒上課。

吳：不是，它主要是給私校的，不是附近的學校的，那些學生是坐車進來的。因為私校沒有那些設施，沒有那麼它的地方做創作、縫紉、衣車之類的，所以就全部搬了進去上課了，它是有旅遊車載學生去的。

梁：那它老師也省了，因為是你們教的。

吳：是的、是的，那就編好了時間表的，什麼時間是什麼學校來上課，比如 10 點到 11 點是新法這樣的。

梁：那時間表變得很緊的，不可以有誤差的，學生也不可以不走的。因為會有別

的學生來上課。

吳：是的、是的。所以罰留堂也很麻煩，因為要坐校車走，不可以罰留堂。

陳：是不是讀完了 ACTE 就可以教高中了？

吳：是的，原則上可以，可以教中五，會考的。但我的那家沒有中五，只有到中三，現在應該有會考了，它改了名，好像叫科技與教育中心。

陳：那在實用教育中心教了多久？

吳：教了大概兩年吧。然後我就轉了去視學處。

梁：去了視學處才來這裡？

吳：先去視學處的，在北角的那個，美工中心。

梁：教師中心？

吳：教師中心上面，5 樓那兒，郭樵亮是我的上司。

陳：在視學處之後？

吳：在視學處工作了兩年，然後去了英國 Chester 那兒讀了一年，是停薪留職的，是沒有工資的，當時也考慮過沒有工資的問題，因為一年的工資的錢也不少，但是也沒有辦法，那時候又想要拿一個 Degree，同學又說一起去，那就去了一年。一年之後回來視學處就改組了，加了一個課程發展處，既然那時候我新回來，那就調了過去，我們有的同事也是這樣的調了過去，好像吳家強，李秀奇，都是去了課程發展處。

梁：哪年調了過去？

吳：好像是 91 年（註：該為 1992 年），做了兩年。

梁：還沒有在胡忠嗎？12 樓？

吳：是的，13 樓的。那兒就是課程發展處。其實在視學處也會做課程的，不過是因為那個第幾號報告書說要加強課程發展，所以就把它分了出來，獨立出來。

梁：這麼早就成立了課程發展處？

吳：是 91 年（註：該為 1992 年）成立的，我第一年就在那工作，它一成立我就在那了。

梁：做了多久？

吳：好像只有一年多。

梁：那我應該跟你做過同事吧！

吳：那可能見過面！

梁：我 93 年 9 月去的。

吳：我已走了，93 年我到這裡來了。

梁：也好像沒有見過，那時候是盧小顏在任的。

吳：那她來的時候我走了，我是 under 李秀奇的，李秀奇退休的時候她就來。

梁：你那時候的 PCO 是誰？你當時的職級是什麼？

吳：我嘛，叫 Inspector，A.I.，Assistant Inspector。吳家強是 Inspector，是我的上司。

梁：那誰是 S.I.？

吳：那盧小顏來就是當 S.I.，替李秀奇的。在那裡做了一、兩年，我就覺得很悶，你也知道在辦公室裡面每人一個座位，我不是很習慣這種生活模式，每人一個電話，一個座位，看著檔案，我沒有什麼興趣。

梁：13 樓是工資很貴的。

吳：是嗎？不過也有一個好處，旁邊是體育組，你會認識很多人，一起吃飯。

梁：那時候體育組誰是主官？

吳：我不記得了，你讀一些名字讓我認一下。

梁：李育強，是嗎？

吳：不是。

梁：那周偉球呢？D&T 很有名的。

吳：不認識。那位郭錫棠，是活動教學的，我們那時候也一起去吃飯。

梁：不過那裡是比較惡劣，比較逼。

吳：但人是很好的。

梁：你不要製作很多東西出來，你印出來的書也只能放在腳邊。

吳：雖然我在馬頭涌教也是很逼的……一張桌子兩個人用的。

梁：但是你在馬頭涌有地方放東西嘛。

吳：也是到處放的，不過是上午班的人用完了走，就借用人家的位子，也是很窄的，所以我也覺得現在的老師也不需要要求得太高，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是這樣，也是小小的一張桌子，也要去教書的。

陳：那你做完了課程發展出你說你去了葛師？

吳：是分校來的，是葛量洪師範學院分校，我是 93 年過去的。

梁：你 93 年過去也是叫葛師吧！

吳：是的，因為那時候馬桂順博士就調去了那些非英聯邦學位的那些。

梁：去 assess 那些學位，承不承認那些？

吳：是的。他去了那個部門，所以那邊就有了空缺，我就調了過去做五星期的課程。

梁：那你那時候過去它給你什麼職銜？

吳：Lecturer。Lecturer 的名字就是叫講師，一直都是這樣用。

陳：那在葛師是負責什麼課程的呢？

梁：就是五星期。五星期就是去 Train 五個星期？

吳：就是一班一班的老師，來五個星期，修 ART 的科目的。

梁：它是密集式的，朝九晚五的，那本來的學校就請外面的老師去代它們的課.....

吳：五個星期完了，它們就回去本來的學校，然後另外一批老師又來。那時候是我最開心的時間來的。

陳：爲什麼呢？

吳：那時候在邊疆嘛，不是在葛量洪總部，在總部就比較認真一點嘛。

梁：那時候在那裡的？

吳：初初的時候在旺角中心的，然後就去了長沙灣。

梁：然後就變了 IED?

吳：對，然後就回來 IED 了。在那裡有幾個好處的，第一是那裡接近市區，吃飯容易，第二是那裡的老師很好的，因爲五星期的大多都是年紀比較大的老師回來 Training 的，很尊師重道的，那他們的課程完了就一定會有一個展覽，還有得吃一頓飯，是謝師宴。第三就是那時候的同事非常好的，那時候的英 Sir，英百齡先生，對那些老師好像子女一樣的，真得很像朋友，好像是一個大家庭，不會很嚴肅，不像一個教學機構的。

梁：那不同的，那時候的文化不一樣。

吳：除了自己的科目之外，那時候除了自己的科目外，還有不同的科的，譬如鄭振初，是數學的，還有幾個數學的，還有音樂的.....

梁：你是坐幾樓？

吳：你說是……

梁：長沙灣...八樓還是十二樓？

吳：八樓，有劉偉唐，音樂的那些，那大家是不同科的，但是就坐在附近，那不懂得，比如電腦，就走去隔壁問了，反而現在不同，坐在一起的都是自己系的同事，就跟以前不同，可以認識不同 Department 的人了，那時候是非常開心的。

陳：那個五星期是一些複修課程嗎？

吳：是的、是的。

陳：我突然想到，你剛剛說那時候在柏師讀美術的時候會去參觀，那會參觀什麼的？

吳：我最記得的是參觀在屯門的龍窯，現在還有的，是古物古蹟的那些。看看窯怎麼做，我相信我當年也有做陶瓷的，但有沒有拉坯就不記得了，我想我陶瓷主要也是在葛量洪學的。

陳：主要也是看一些和美術有關的東西？

吳：參觀大多都是看這些的了。

陳：因為之前訪問陳炳添先生他說去參觀不只是看美術，什麼都有，音樂都有去看。

吳：它不同的，它是葛量洪的。葛量洪的活動是比較多的，因為他們專注那嘛，尤其是他們是 ACTE 那些，活動就更多的了。

梁：想問你在近柏師就主修美術了，那在這之前，對美術又沒有興趣呢？是不是矢志一定要畫畫那樣的？

吳：一定那有不是，不過是那時候在金文泰的薰陶，靳微天和一些老師，就是嶺南派的，那我們也私人去跟一些老師，去跟靳微天的老師，趙少昂這樣，不知道為什麼，那時候的年代是喜歡他的畫。

梁：那你最後是專門陶瓷的，在這方面的轉折過程是怎麼樣的？



吳：大家都是美術來的，那專於陶瓷是有兩個原因的，第一是那時候教中學，發覺自己的料子不夠，那通常就會去讀一些課程，去中大讀一些校外課程，其中一個就是理工學院的陶瓷班，是兩年的，晚上上課的，那時候我是在實用教育中心的，白天上完了課，那時候時間就比較長，但陶瓷就是比較容易有成果看出來的，因為畫畫得多漂亮都好，都不知道標準是什麼的，所以結果我都是選擇了做陶瓷。

梁：那其實在這個教育生涯入面，你是有兩把刀的，不是中學小學的問題，一把是教育的刀，另一把是教育專業的刀，那其實有沒有想過放棄教書，專心從事藝術事業的工作？還是本身都寄情於藝術教育的工作呢？

吳：其實你去進修你的藝術是幫你的教學的嘛。是因為在教學上有不足的時候才去學的，所以不會想到去當藝術家的。所以我去學藝術的技巧都是幫助教學，我沒有想到自己去做 Artist 的。

陳：你現在已是 Artist 了。

吳：我不是，我是為興趣而已，只是視覺藝術的工作者。

梁：那現在你不再做教育的工作，雖然有時間都會回來寄情和貢獻後學，但最近看你的電郵你有一個 studio 在火炭。

吳：那個是我朋友開的，最初我打算自己開的，但.....

梁：studio 主要是做什麼的呢？

吳：我打算都是做陶瓷的那些東西，但我也是一個人，很難去管理這麼大的 studio，又有窯的等等，很多東西的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那恰巧我就有個朋友，也是被殺校，它就在火炭租了一層 4000 尺的，那我租了那個地方做.....

梁：可以去那裡訪問你。

吳：也可以的，你可以訪問賴志剛。你要訪問柏師的人？他很好的，他又是在 ACTE 裡讀，又拿了很多獎項在藝術方面，他 set up 了很大的 studio，如果在火炭，也選是數一數二的大。

陳：他也是柏師的同學？

吳：這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在葛師讀過，ACTE 一定讀過。

梁：那如果相對羅師再深一點的課程呢？

吳：羅師因為是英文的，所以通常也覺得是最好的一間學校，和我們的交往也不多，除了在 ACTE，有些同學是在羅師畢業的，羅師我有一個同學，朱少芳，你可以訪問她，它也是視學處的，也有讀 ACTE。

梁：李樂華呢？

吳：她是和黎明海一起的，你可以.....

梁：她是和你同一個年代的，還是怎樣？

吳：她比我遲的，和黎明海一起的。

梁：我怕他未必能夠接受訪問，錄影錄音也怕不行吧！

吳：應該多可以，我都問過她一些問題，按課程去問她就可以。你也可以問黎明海，他是柏師的，印象會好一點。

梁：你同期的同學有沒有現在還在教書？

吳：有的，黃秀琴，她現在是校長，是北角循道的，我想她的記憶會比我好，莫雪華你也可以訪問的，她在中學當科主任的。

梁：因為主要說來，我們希望在柏師的部分可以寫得充實一點，也希望把每家院校的特色寫出來，因為格式和柏師的學生很多都是很相似的，因為開頭的時候大家都是同步發展的，雖然葛師的學生會多一點，因為一年制，但是課程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大分別。而羅師有另外一種文化了，葛師，柏師就在課程上差不多，但是有什麼方面是有 Identity 和 Intablity，所以就很想在柏師方面吸取更多這方面的資料，就我自己做這個 Project 這麼久來說，第一就是在不同的校舍有沒有不同的文化能看出來，例如你剛說，原來是很自由的，空氣有不是很差的，有不是工廠區的，其實都是一個很 enjoy 的校園生活，又可以連群結隊地去看電影之類的。又如校園環境來說，我也知道在停車場後面也有一個小花園.....

吳：是的，我們都有一些相片在那裡拍的，在玩的，還穿校服呢！

梁：每個都穿校服上課的吧？是不可以不穿的麼？

吳：不可以不穿的，校規寫著要穿呢！

陳：那個小花園是不是柏師的？

吳：不是，是公用的。

梁：是嗎？我意思是教師中心泊車用的閘口裡面最近有的幾棵小樹那兒。

吳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說那個小花園啊！我是說後面走到上面的那個是公用的。

梁：還有沒有柏師的特色你覺得要讓別人知道的？

吳：我覺得比較純樸吧！或許是我的那屆吧！大家都是喜歡教書的人，都是很認真，不是那種考不上大學然後便隨便的來讀一年、兩年在打算的那種。

梁：再問你兩個問題吧！一個是比較個人的。你在進柏師投身教育界的那一刻有沒有想到今天的成就？很光榮光彩地退休這樣的成就？

吳：我想我在入學的時候都很年輕，不會想到退休這樣遙遠的事的。

梁：那有沒有想到會去教師訓呢？

吳：這個不會了。那時候是打算教小學的，也很喜歡教小學的。那年代是這樣的，有同學更到了村校教。

梁：那第二個問題，你現在就展開了新的工作歷程，那你想在未來的歲月裡面，你會再怎樣的貢獻給藝術教育呢？

吳：我沒有想到這麼偉大的！

梁：但你也租了一個 studio，你一定是有目標，理想才去做這事情的。

吳：我想或許我會教一些班吧！但是現在教學的意欲又不是很強。

梁：那謝江華在那裡沒有開班嗎？

吳：他沒有的。他在裡面是創作的。

梁：那你會不會那裡面做一些陶藝呢？

吳：我也會在那裡做，但我跟他的不同，他是真得很喜歡，可以全心全意地去做，而我就不是的，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，並不是很熱衷的那種。

梁：那你在未來的藝術教育工作裡面，做些什麼會覺得開心呢？

吳：其實我本身是喜歡做 Consultant 的，去學校裡面看視覺藝術科，但我現在去了第二間學校，就發現有一個問題：就是校長都有心的想發展視覺藝術課程，老師都是很有心去做的，但問題是他們都不願意投放資源，比如錢。它們以為你來一兩個小時說幾說，就會懂了。有時候我在想，就如我去看專科醫生，他跟我說不到一分鐘，就收取了我 500 元，但是我們仍然是很樂意的付錢給他，因為它是醫我們的，是嗎？但話說回頭，我去學校說 1 小時的課，收取 500 元，學校想的是你的收費很貴，兩個小時很快，好像不知道學校是負擔不起，還是不願意投放資源於此的，很可能他們覺得你來是當顧問給意見，不應該收費的，但我覺得是專業來的，所以我也很堅持要收錢，我不是說只想著錢，而是我覺得部能夠把我們的人力和專業當作免費的勞工一樣，比如是當頒獎，評判這些簡單的就算了。但如果是要我來看你們的課程，給意見，我也是勞心勞力的去看，為什麼學校就不能夠付出一些錢呢？我就覺得現在學校的文化就是這樣。

梁：他們這些就是有 Priority，就讓一些科目和人覺得無奈。其實現在中學來說是比較富裕的，但問題是他放在什麼地方。

吳：那現在我做保良局的 Consultant，是幼稚園的，它就做陶瓷和中國文化去拿 QE Fund，這讓我覺得幼稚園反而有心推廣藝術發展，而小學想做但又不做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心態是怎樣。

梁：其實你不妨在幼稚園方面發展一下，不過現實來說，現在所有學校都是競爭收生的，幼稚園，小學都是的，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手段。不過先不要說得那麼壞，但是一樣事情就是它要 promote of 這些事情，promote 就是要擴闊課程得一種空間感，要拉闊學習空間，比如說幼稚園有幼稚園的需要，小學有小學的需要，中學也有中學的需要，中學就一定是科制的，小學就可能是科制或校制，當幼稚園就一定是校制，就是學校有這個需要，他覺得找你

來做 Consultant，可以 train 我的學生，又可以 train 我的老師，就可以讓學生學得很好，對明年的發展有幫助。

吳：我想主要是他需要外來的錢，比如說幼稚園申請到 QE 的 Fund 就可以做，如果小學也申請到一筆錢的話是屬於 Art 的，那它也會去做。那它本身學校的資源我就不知道放在哪裡了。還有現在的老師不知道是不是太辛苦，就不像用腦去想了，那現在坊間的教科書是連 Package 的，就恢復了我們五、六十年代的教材套那樣。好像有一家小學請我去看它的課程，但他是用教科書的，我又怎樣去看它的課程呢？那就是要我去評他的教科書了，對吧？那所以方向就不同了。哪我就只給他看一級，其他都不看了，因為我沒可能去評教科書的，對吧？所以我覺得又很多問題的。

梁：那你現在也可以選擇做和不做。

吳：對的，不過我也覺得學校如果可以有些交流就比較好了，不要學校自己在做，又不知道做得好還是不好，最怕就是外評，評完了又不知道怎樣改，然後又幾年，又外評，那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看了。

吳：謝謝你們。

梁：是我們謝謝你們才是。